

秋

(下)

# 秋

(下)

原著 巴金  
改编 高铁林 王力军  
绘画 孙庆国 杨雨青  
古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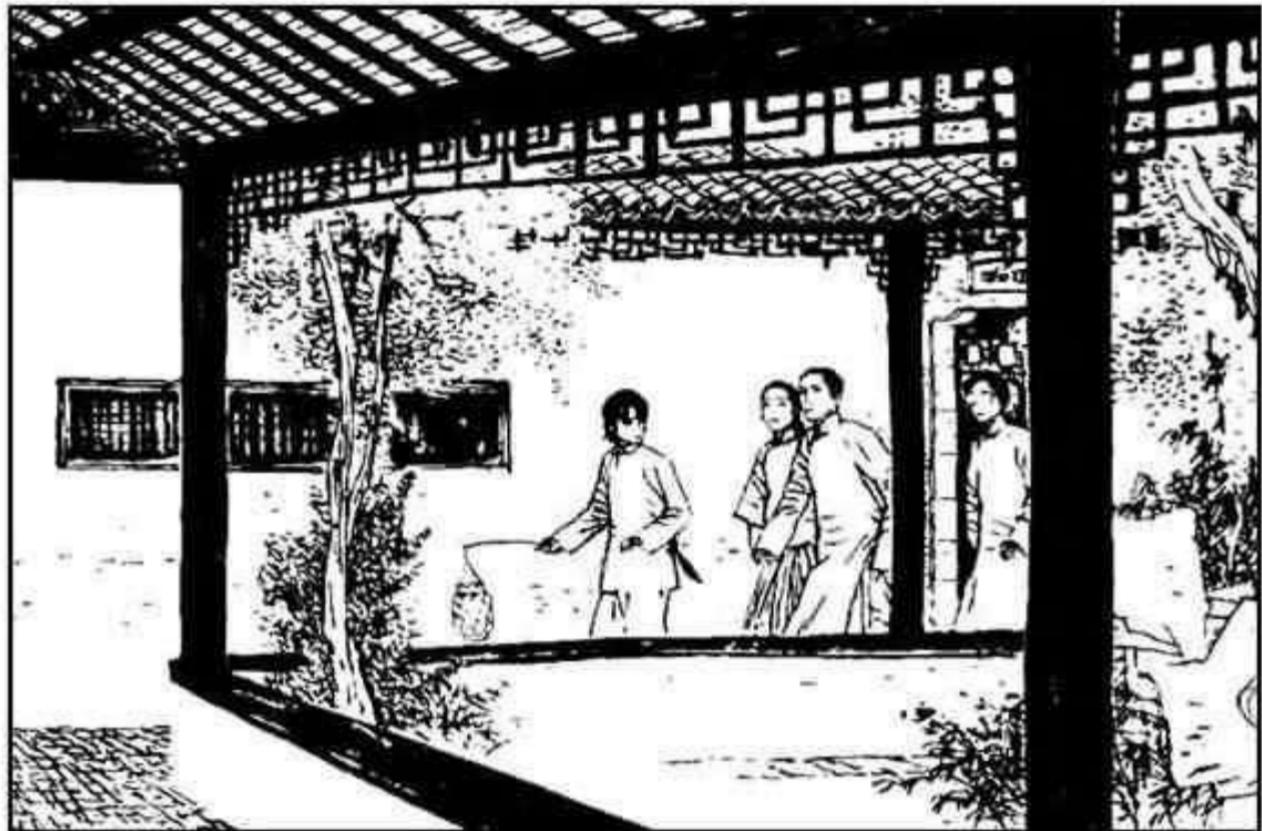
读书中文网 [www.rbook.net](http://www.rbook.net)  
编辑制作：观潮轩—wstbnhyh

## 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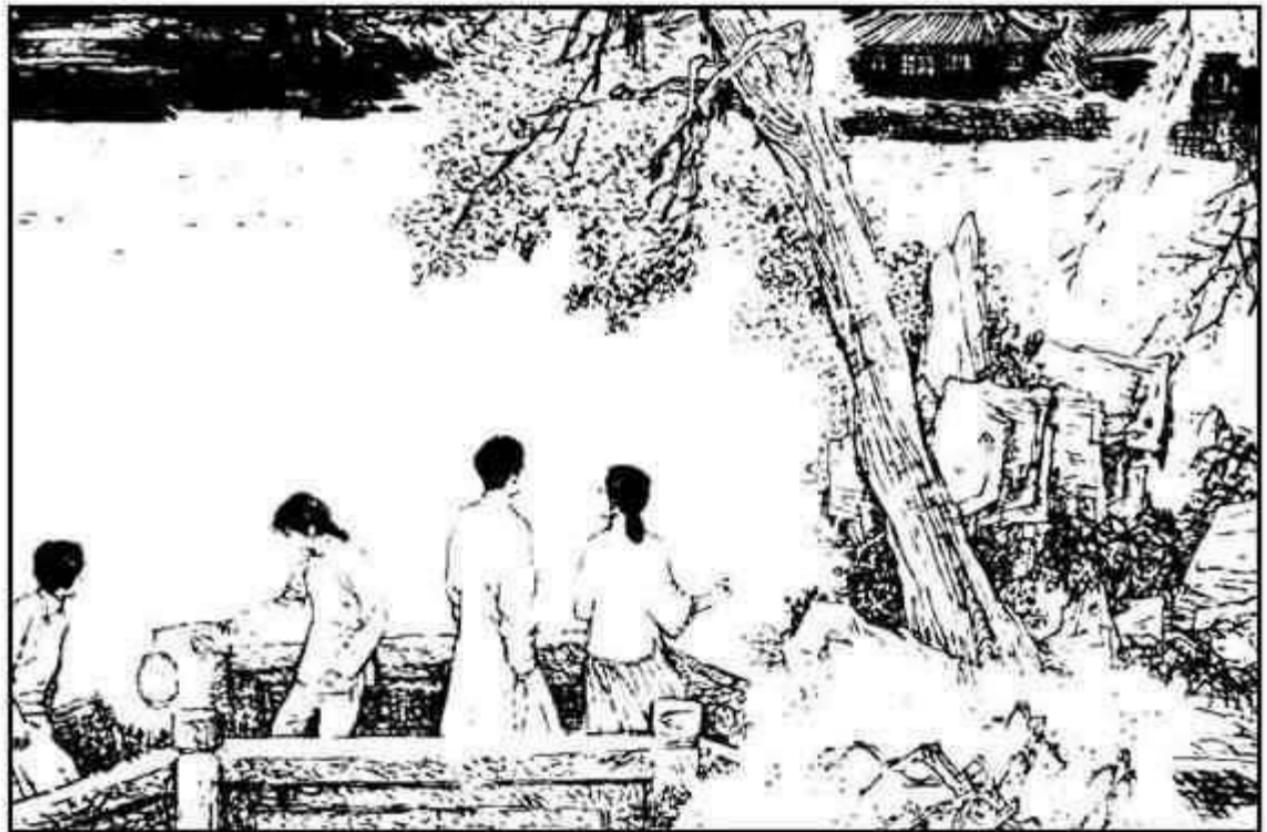
现代名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《激流三部曲》——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半个世纪以来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，誉满天下。作品通过金陵城高公馆一家的盛衰，使读者看到了旧中国的没落与腐朽；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残酷；描写了在黑暗势力压迫下的年青人的不同命运：有的苦闷、彷徨；有的作了牺牲品；有的奋起反抗去追求光明。这本连环画以生动、形象的画面，简练，鲜明的语言再现了小说《秋》的风貌。



1. 觉新和觉民从周公馆回到家，天已经很晚了。觉新领弟弟刚在自己屋里坐下，翠环提着灯同淑华走进来。觉新要去找三叔，翠环告诉他：三老爷出门去办急事，得三四天才能回来！



2. 淑华这时对两个哥哥说：“三叔不在，家里出了顶热闹的事。我们快去看看吧。”觉新和觉民追问出了什么事，淑华不说，紧催他们快走。哥俩只好同淑华、翠环朝花园走去。



3. 几个人走上圆拱桥，只见水阁里灯火辉煌，门前和窗下围着许多佣人，水阁里传出一阵阵唱昆曲的声音。淑华调皮地说道：“大哥二哥快走，晚了就看不全这场热闹戏啦！”



4. 觉新几个人快步走到一扇窗下，见克安和克定正陪着两个小旦吃酒。淑华问觉民：“二哥，她俩就是张碧秀和小蕙芳？”觉民却指着右边窗下的两个人，叫淑华不要出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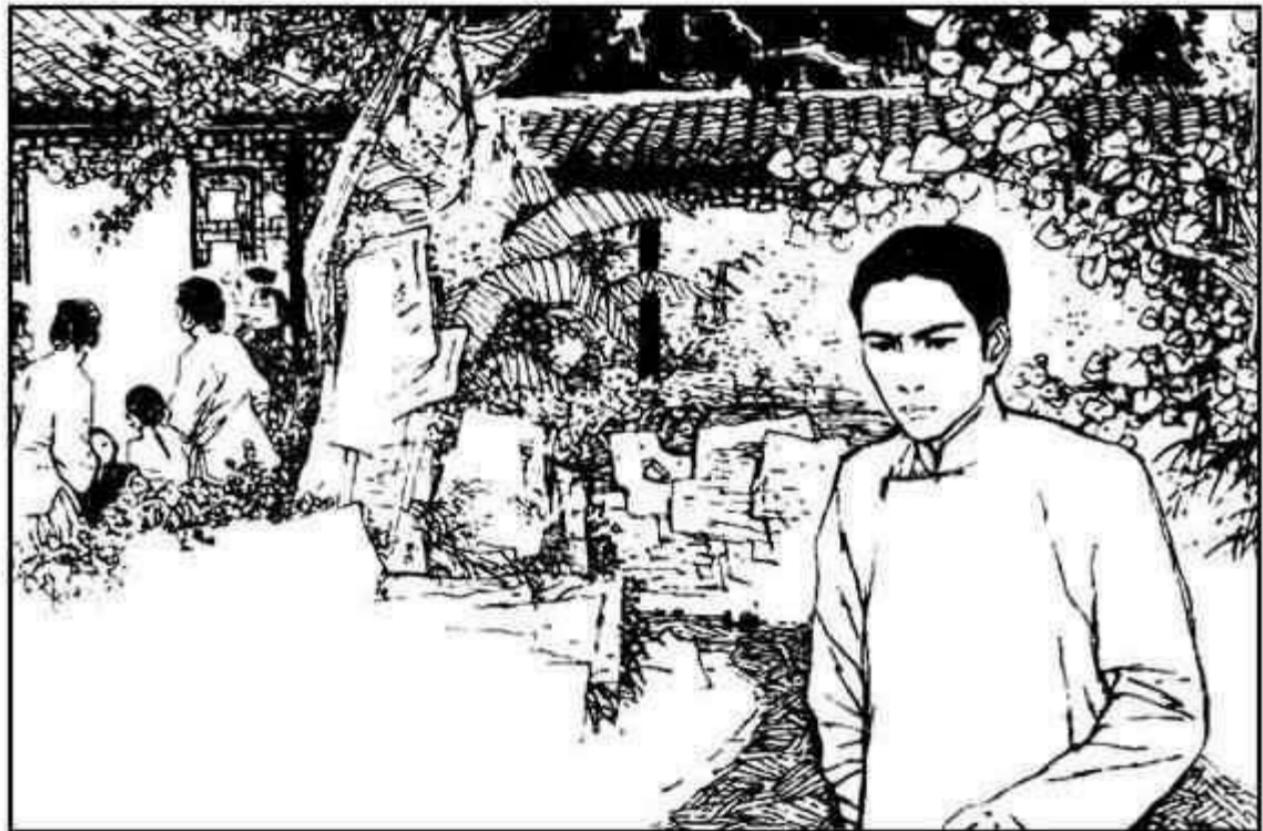
5. 淑华扭过头，原来四婶和五婶站在窗前，身后是提着灯的情儿。沈氏边向屋里张望，边夸张碧秀和小蕙芳的容貌。突然，沈氏瞪大眼睛说：“四婶快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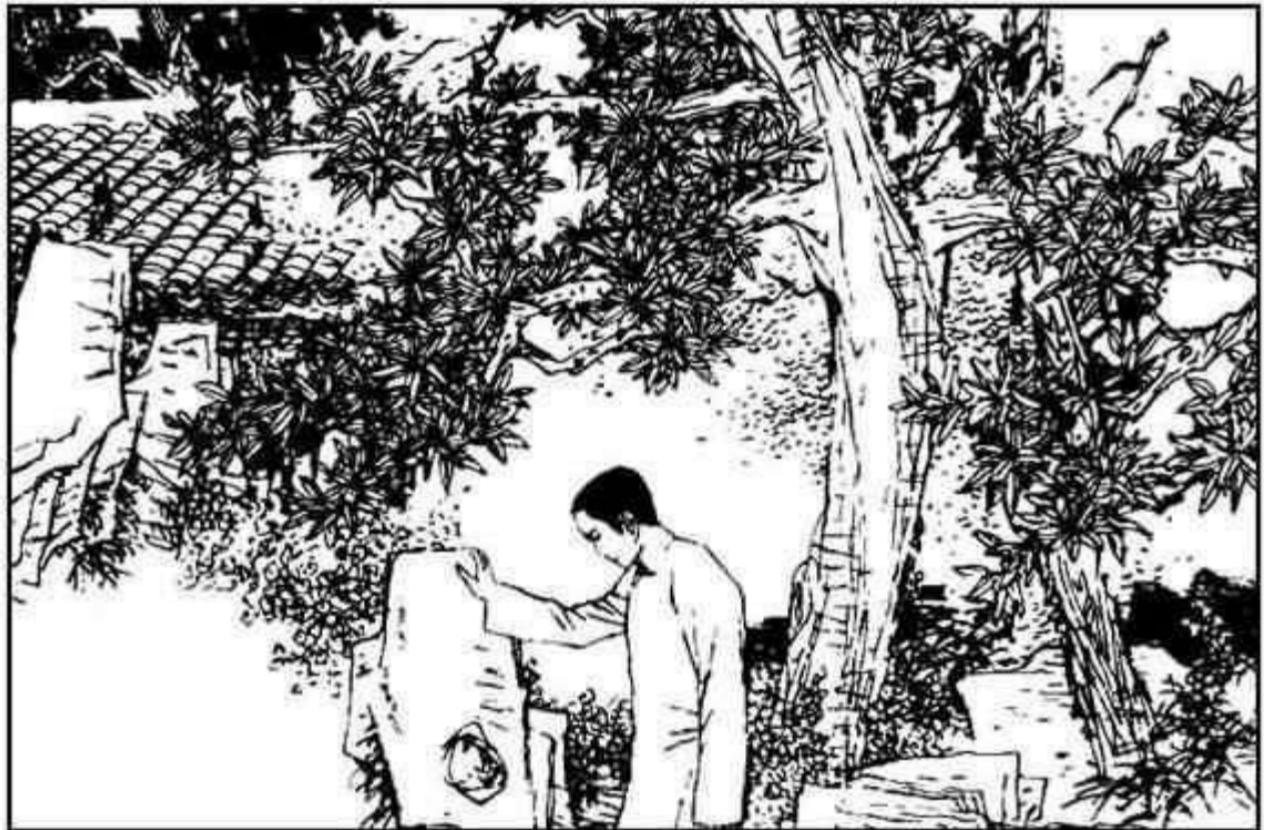
6. 淑华忙收回目光朝水阁里望去，只见克安端着一杯酒，摇晃着站起身，要张碧秀喝下去。张碧秀不肯，克安趁势亲了张碧秀一口，克定和小蕙芳见了，一齐拍着手笑起来。



7. 张碧秀被笑得红了脸，撒娇似地推了克安一把，克安脚下一滑，扑咚一声坐在地上。张碧秀慌忙去扶，小蕙芳笑得歪倒在克安的怀里，克定的椅子一歪，两人险些滚到桌下。



8. 水阁里的丑戏，引起外面看热闹人的一阵哄笑。只有觉民兄妹三人紧锁着眉头，脸上挂着怒容。觉新不愿再看下去，便悄悄地转过身，朝黑影里的一棵玉兰树走去。



9. 觉新站在玉兰树下，听着身后水阁传来的嘻笑声，心里感到一阵难忍的绞痛。他觉得笑声化成了凶猛的狂风，将高公馆刮进了一股洪流，一切都被淹没了。觉新惧怕地闭上双眼。



10. 觉新被幻觉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觉民走过来拍着他的肩头问：“你躲在这儿想什么？”觉新睁开眼睛说：“我在想怎样才能保住这个家，象四叔和五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”



11. 觉民听了觉新的話，冷笑着說：“大哥，你听过盛筵终有散时的話吗？我看为时不久啦！”觉新感到十分惊讶。他疑惑地睁大眼睛问：“二弟，难道你盼望这个家败落下去？”



12. 觉民回头望着水阁说：“不是我盼，是他们告诉我，这个家正在走向败落。”觉民说完，拉着惊得目瞪口呆的觉新，喊上淑华和翠环，朝来路走去。



13. 觉新几个人刚走到石曲桥头，同打扮得妖里妖气、抹得香风扑鼻的陈姨太擦肩而过。淑华厌恶地望着陈姨太的背影说：“真是臭味相投！”觉新怕这话被陈姨太听见，忙叫淑华住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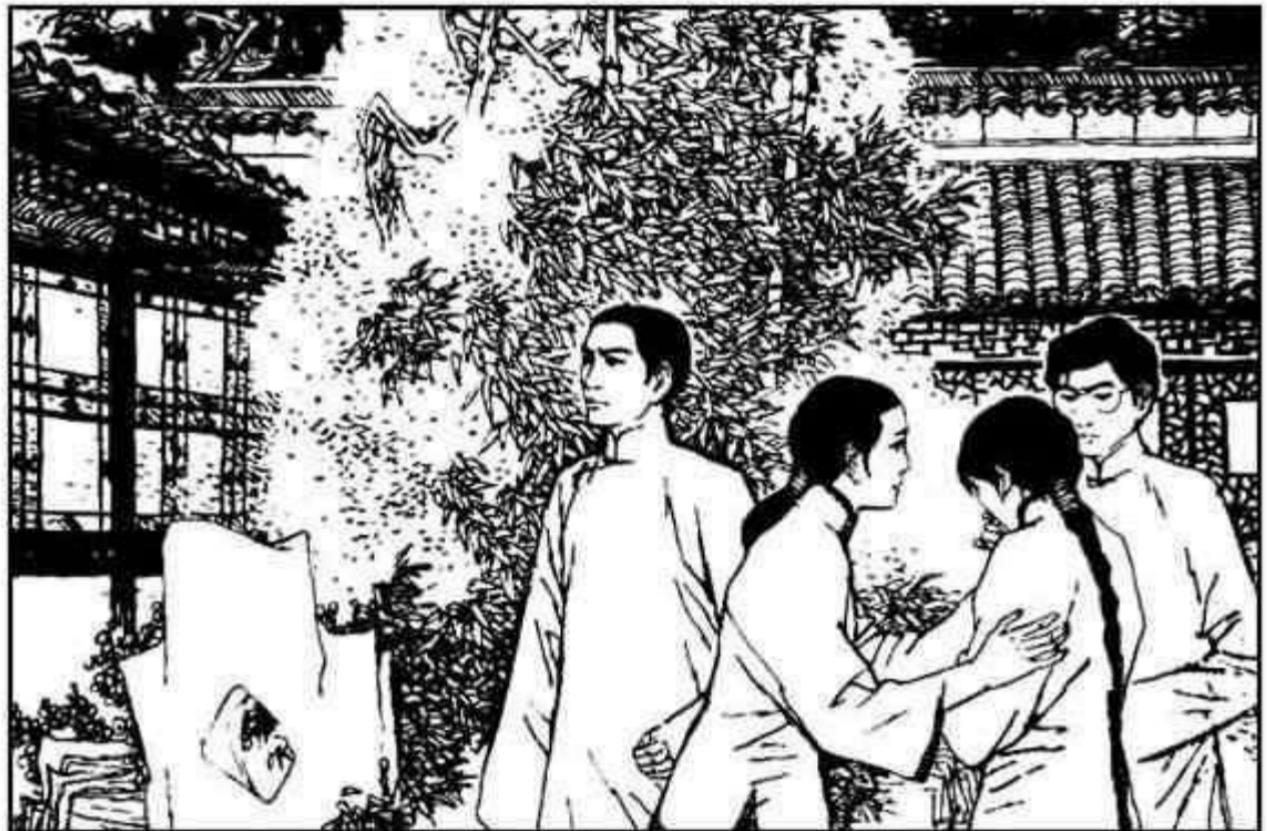
14. 几个人来到觉新的卧室，刚想各自回去休息，忽然听见从沈氏房里传来一阵打骂和哭叫的声音。淑华站在窗前向外望着说：“准是五婶又在打春兰出气呢！”



15. 叫骂和哭嚎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觉新叫淑华关上窗户。淑华把窗户刚关了一半，突然惊慌地说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我看见淑贞从五婶房里跑出来了。”她说罢朝门外跑去。



16. 觉新和觉民赶到门外时，见淑贞正扑在淑华怀里啼哭。淑贞见了两个哥哥，便把母亲在水阁同王氏赌气，回来后如何找茬打春兰和骂自己的经过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



17. 觉新兄妹听淑贞讲完，感到十分气忿。淑华告诉淑贞：“五婶再发脾气，你就躲出来了事！”淑贞摇头说：“往哪儿躲呀？我常想起二姐和三哥，可那不是我能走的路。”



18. 淑贞说着又哭起来。淑华劝慰地说：“四妹不要难过，大哥和二哥会替你想出法子的。”淑贞抬起头，眼里闪着期待和悲哀的目光说：“我真怕等不到那一天……”



19. 觉新怕淑贞还要过分伤心，便叫她到淑华房里去过夜。觉民等淑贞走远，低声对觉新说：“我真为四妹担心。”觉新惊疑地想说什么，但被四婶房里突然响起的吵骂声打断了。



20. 王氏房里的打骂声和倩儿的惨叫声，撕扯着觉新和觉民的心。觉新看了弟弟一眼说：“这个家也真叫人没法活下去！”觉民发狠地说：“不！我们应该叫这个家活下去！”



21. 觉新回到屋里，看见铺在桌上的信纸，猛然想起给三弟和二妹的回信还没有写，便坐在桌旁拿起笔。但近来家里发生的许多事，使觉新愁苦得无法落笔。这时，翠环从外面走进来。



22. 翠环将一包点心放在觉新面前，告诉他是周老太太傍晚差人送来的，让他明天到周公馆去一趟。觉新点头答应。翠环临走时关切地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要注意身子呀！”



23. 翠环走后，觉新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翠环的关心使他激动，驱散了近日来压在他心头的苦恼。他伏在桌上沉思片刻后，提起笔将家中发生的事写给觉慧和淑英。



24. 第二天一早，觉新先将寄给觉慧和淑英的信发走，然后坐轿来到周公馆。觉新刚跨上前厅石阶，忽听外婆在屋里骂道：“你们爷俩真不要脸！”觉新听了一愣，忙快步朝屋里走去。



25. 一家人除孙少奶奶外都聚在前厅里。觉新外婆、大舅和两个舅母请过安。周太太对觉新说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听听究竟谁有理？”接着，周太太问翠凤，为什么惹孙少奶奶生气。



26. 翠凤边哭边说道：“我哪敢惹孙少奶奶生气。她要吃茶，我就将老太太吃的茶端给她，可孙少奶奶说不好，还用茶碗打我……。”翠凤话未说完，周伯涛喝斥道：“不许你再说，真没王法！”



27. 枷听了父亲的话也想插嘴。不料周太太拍着桌子喝道：“给我住嘴。在我屋里没有你说话的分！”周伯涛连忙收住话，低下了头。枷也悄悄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



28. 周太太叫翠凤不要啼哭，然后对觉新说：“你说，人家作丫头的也是人，哪有随便打骂的道理。”觉新连连赞成，陈氏、徐氏和芸也不住点头。周伯涛只管低头不语。



29. 周老太太望着儿子，生气地说道：“这可真娶个祖宗回来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！翠凤，你快点把鸡毛掸子给我拿来，今天我要打人！”



30. 周老太太从翠凤手里接过鸡毛掸子，屋里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。周伯涛偷偷瞟了满脸怒气的母亲一眼，心象打鼓一样跳起来，正在这时，只听周老太太厉声喝道：“伯涛，你过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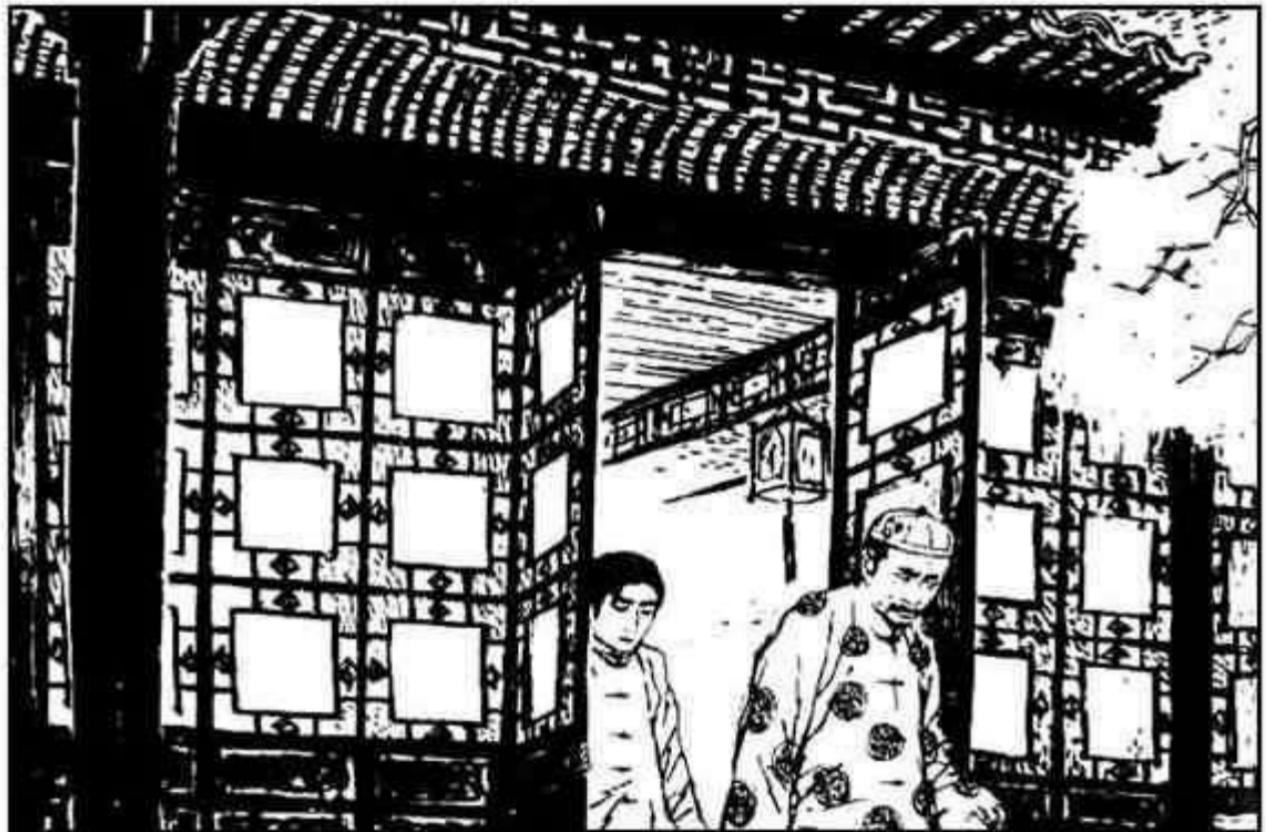
31. 周伯涛胆战心惊地走到母亲面前，心里暗暗叫苦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周老太太望着儿子懦弱的样子，将目光转向枚，声音平和地叫道：“枚娃子，你也过来。”



32. 枚听到祖母的叫声，吓得两条腿颤抖起来，嘴里答应着却迈不动步。觉新怕外婆因叫不动枚生气，忙把枚拉到外婆面前，说道：“枚表弟，外婆不会打你的。”



33. 周老太太用掸子杆点着周伯涛的鼻子，数叨他不该坐吃祖先留下的家产；不该不通情理；不该听不进老人的话，害得蕙至今不能下葬。周老太太说到气处，猛地举起掸子来。



34. 周伯涛和枚几乎同时惊叫起来。周老太太叹口气放下掸子，骂道：“都是没有出息的东西！”接着，周老太太又嘱咐了枚一番。然后说道：“你们爷俩快走，别站在这儿惹我生气！”



35. 周伯涛同枚走后，觉新劝外婆不要生气，将将郑家答应给蕙下葬的事告诉了外婆。这使周老太太得到了一点安慰，但随后却流起泪来，觉新连忙告辞。



36. 觉新心情沉重地来到商场，四叔和五叔正领两个小旦等他帮忙选买衣料。觉新虽然心里十分反感，但又不好推辞，只得陪着四个人在商场里挑东买西地来回转。



37. 觉新送走两个叔叔和小旦，回到办公室泡了碗浓茶，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袁成推开房门说道：“大少爷，三老爷来啦。”随着话音，克明出现在门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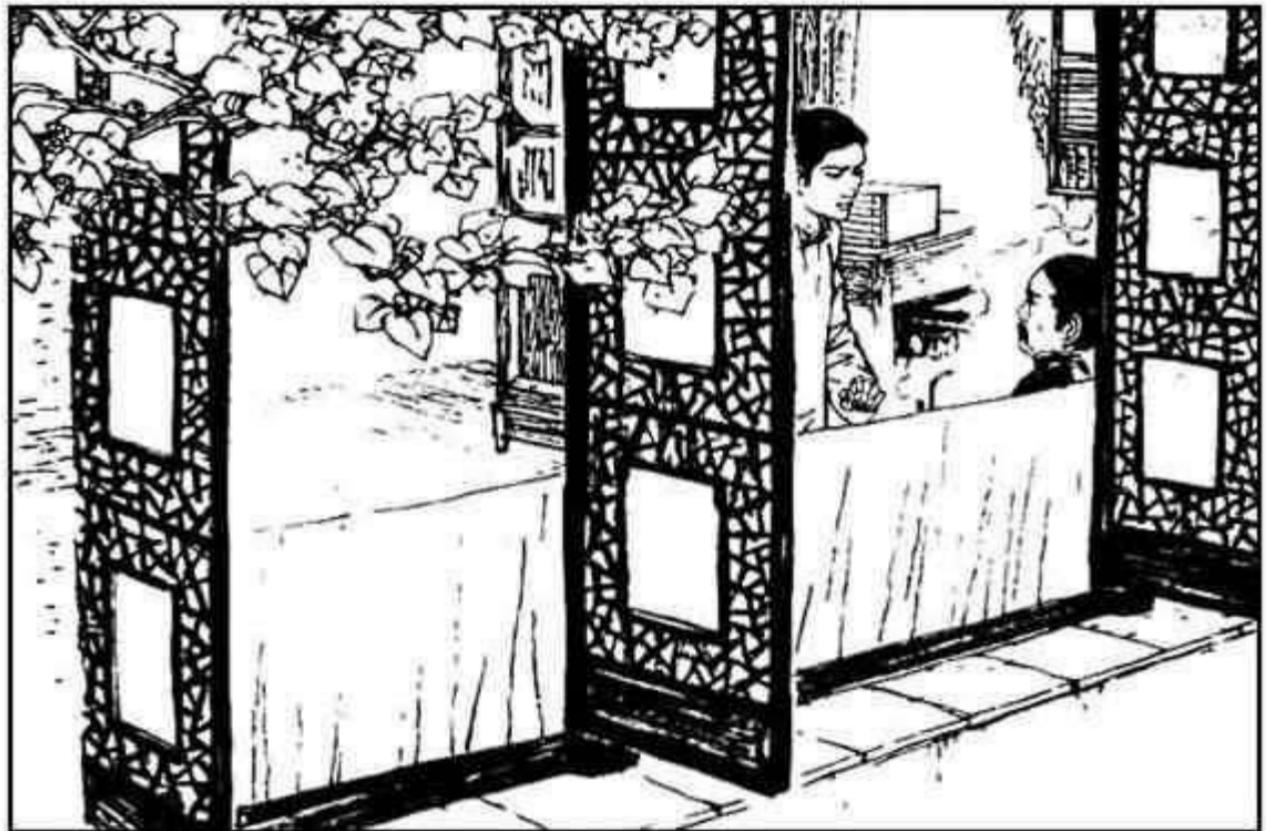
38. 觉新忙迎到门口，将大病未愈的克明扶到一张藤椅上坐下，然后将水烟袋递到克明手里，问道：“三叔来，一定有事吧？”克明答道：“没什么大事，顺路看看商场的行情。”



39. 觉新听克明说没有大事，便倒了碗茶放在克明身旁的茶几上说：“四叔和五叔买完东西刚走。”克明锁起眉头问觉新：“是给那两个小旦买东西？听说端午节时还领到家里去闹！”



40. 觉新坐在克明身旁的椅子上连连点头。克明气急地把水烟袋掼在茶几上说：“真不要脸！要是你爷爷九泉之下有灵真不知该……咳！我们高家的家运完了，靠我们爷俩是无法挽救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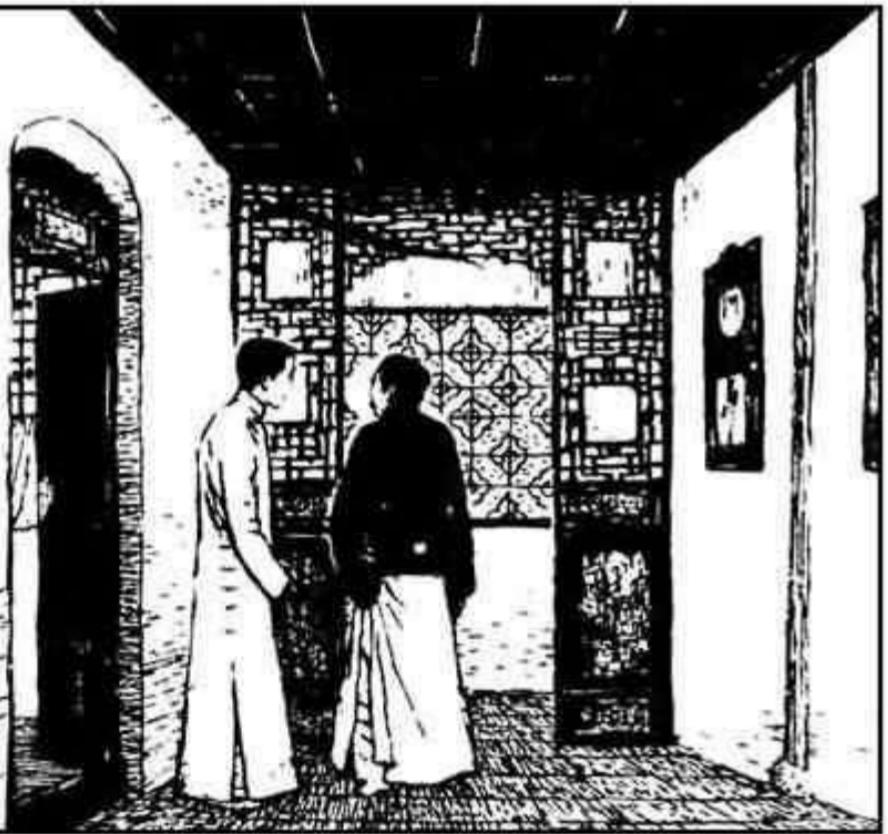
41. 觉新十分相信克明说的话，但看到克明的满脸病容，便劝慰地说：“三叔要注意身体，家里的事有我呢。”克明听了觉新的话，叹着气摇了摇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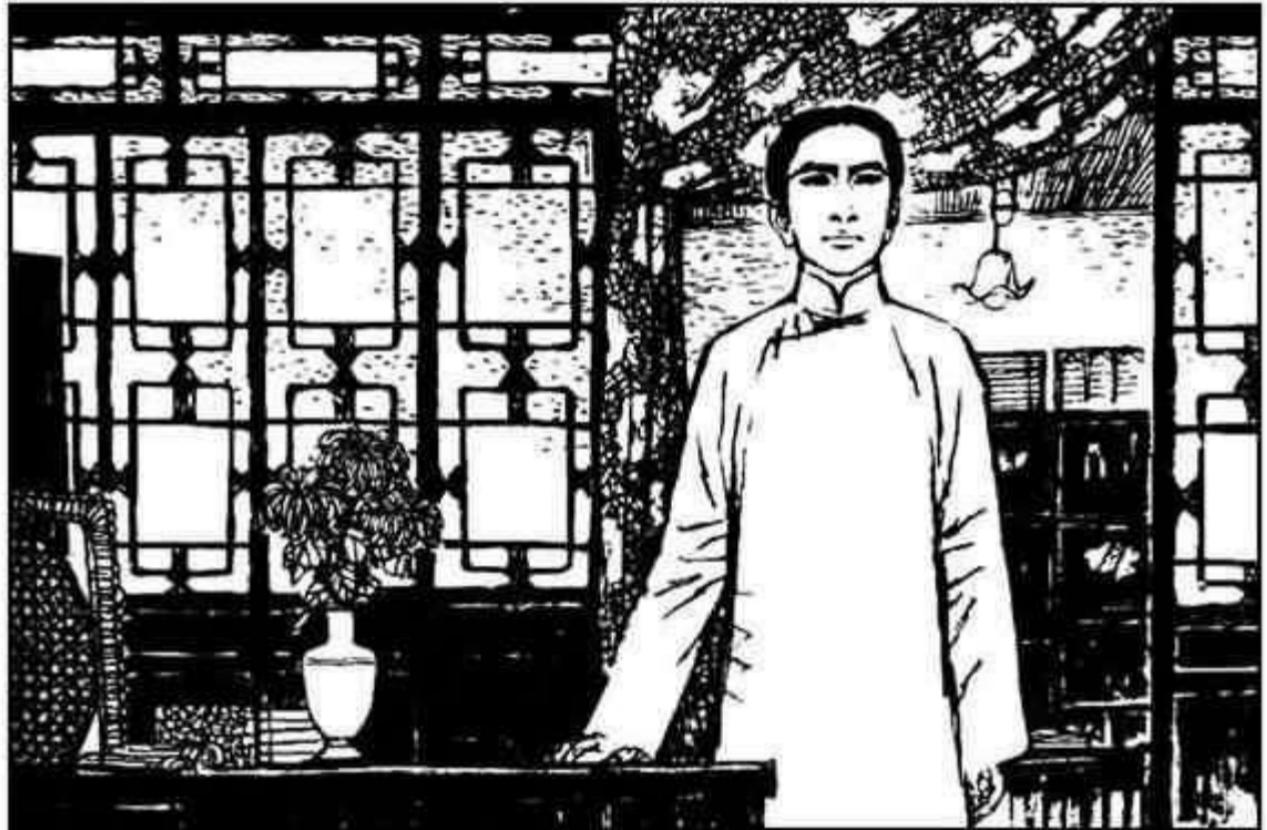
42. 克明心里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，猛然想起了要和觉新商量的事，忙说道：“今天五太太和四太太都找我说起陈姨太要抱个孙子的事。他们话里话外象是怕我抢了她们的好事！”



43. 觉新听说过陈姨太要过继个孙子的事，便问两位婶子是怎么说的。克明对觉新说：“五太太想把喜儿生的七娃子过继给他。可是四太太说那是因为五太太怕我图陈姨太的家财。”



44. 觉新想了想说：“三叔，我猜是四婶要把自己的六娃子过继给陈姨太。”克明点着头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咱们还是躲着点好。”克明临走时嘱咐觉新：要小心陈姨太找你拿主意。



45. 转眼到了六月。一天，觉新发现一束盛开的月季和六月菊插在花瓶里。这使觉新一阵激动，眼前浮起一个少女的脸，但他猛然合上眼，心里暗想：“不——属于我的只有忍受和痛苦。”



46. 觉新准备到花园里散散心，忽听窗外有人说道：“翠环，我们四太太这两天不知道和陈姨太捣什么鬼。”接着，翠环惊慌地说：“小声点，别让大少爷听到。”



47. 觉新向外一望，见是倩儿和翠环站在窗外。这时倩儿平静地说：“不要紧，大少爷为人厚道，我从来没听大少爷骂过人。”翠环低下头说：“我晓得。大少爷最好，可也最苦。”



48. 倩儿叹了口气说：“好人没好命，死了少奶奶不算，两个小少爷也都没了。”翠环声音凄凉地说：“二小姐常说，大少爷对谁都好，就是没有得过别人好……”



49.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窗外的谈话声消失了。带着满身香气的陈姨太，扭着身子走进屋来。觉新皱着眉头打过招呼，问道：“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

50. 陈姨太坐下后，拿腔做调地说：“你爷爷在时答应我过继个孙子。前些日子我同三老爷提起过，可又不知抱三房中的哪个才好，还怕惹起麻烦，请大少爷帮我想个主意。”



51. 陈姨太讲完来意，觉新猛然想起前些天克明嘱咐的话，便试探着问道：“我想三叔的七娃子太小，是不会同四婶和五婶争的。不知陈姨太想过继哪个？”



52. 陈姨太听了觉新的话，转着眼睛说：“还是大少爷说得对，那我就抱四房的六娃吧！”觉新听陈姨太的话里有话，忙说：“我不是那意思，您自己的事自己做主。”



53. 陈姨太脸上挂着奸笑说：“就照大少爷的意思办啦！”接着把话锋一转说：“听说商场还收存款。我知道四太太和五太太都有钱存在那儿，我也代我存上几百好吗？”



54. 觉新此刻只希望陈姨太快走，便连忙答应说：“您只管把钱送来就是了。”觉新将陈姨太送到门外，刚想转身到花园去，只见沈氏从上房转过来，喊道：“大少爷！”



55. 沈氏把觉新叫到窗前一棵树后，问道：“陈姨太刚才来过吧？”觉新平素对沈氏没有好感，如今见她很焦急的样子，便敷衍地将陈姨太说的话学了一遍。



56. 沈氏听了觉新的话，气得咬着牙说：“四太太真是太坏了。她叫我去找三老爷说把九娃抱给陈姨太。我上当了。同你们这房作对都是四太太叫我干的！”说着流下泪来。



57. 觉新听了沈氏的话，想起了许多往事，心里很气愤，但看着沈氏流泪的可怜相，又很同情，忙找安慰沈氏。这时，淑华同淑贞和绮霞说着话从花园里走出来。



58. 淑华在过道上停住脚，让淑贞到大哥屋里坐一会儿。淑贞为难地说：“不啦，妈一会儿找不到我又该发脾气了！”觉新听了淑贞的话，捏了一把汗，他怕沈氏会突然发起火来。



59. 果然不出觉新所料，沈氏猛地转过身叫了淑贞一声。淑贞没有听见，沈氏眉毛一拧提高嗓门喊道：“贞儿！”淑贞听见了喊声，一边答应着一边惊慌地四处张望。



60. 沈氏从树后走出来，喊道：“我叫你怎么不应声？连你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！”淑华忙上前解释说：“四妹耳朵有病，确实没有听见。”



61. 沈氏根本不听淑华的话，眼里喷着火吼叫起来：“啊，还会装病了？等回到屋里再说！快走！”淑贞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妈，我……真没听见。”说着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

62. 觉新见淑贞实在可怜，上前说道：“五婶……”沈氏将觉新推到一边骂道：“眼泪象马尿一样多，快回去！”淑贞见觉新和淑华无法帮忙，只得往回走。



63. 淑华望着沈氏的背影，气得半晌才说出话来：“真没见过这样当妈的。四妹早晚要死在她手里！”淑华停了停，忽然冲着觉新说：“大哥，你就眼看着五婶这样折磨四妹不管？”



64. 觉新心里十分气忿，听了淑华的话，苦笑着说：“我要能替四妹遭罪就好啦！”  
淑华赌气回到自己卧室。觉新上轿去商场，他怕四婶一会儿找上门来闹事。



65. 淑华回到屋里，想用看书平息心里的怒气，但却怎么也看不下去，便打发绮霞去探听淑贞的消息。绮霞回来说：“四小姐挨了骂，五太太吩咐不准出门。”



66. 过了三天，绮霞兴高采烈地告诉淑华，五太太上路去了。淑华听了说道：“你去请四小姐，我先走一步。”绮霞答应着跑出门去。



67. 一会儿，绮霞领淑贞来了，淑华见淑贞两眼有些红肿，脸上布满愁云，便上前拉起淑贞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到花园里看荷花去。”



68. 湖边的荷花池景色喜人。淑华觉得一朵朵绽开的荷花象欢迎她们到来似的，随着微风频频点头。淑贞望着眼前的景色叹着气说：“我要是能变成一朵荷花该多好啊！”



69. 淑华见淑贞还是闷闷不乐，便陪着她转过石曲桥，来到假山石旁的金鱼池。这里松青花鲜，水碧鱼欢，十分清静。淑贞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。



70. 淑贞脸上的变化，使淑华十分高兴，说道：“四妹，叫绮霞去取两根鱼杆，我们去钓鱼台玩一会儿。”淑贞却不答话，只是低头默默地望着自己的一双小脚。



71. 淑华知道淑贞是脚疼走不动了，便同淑贞一起坐在假山旁的草坪上。淑贞惋惜地说：“死的死，走的走，人一天比一天少。将来你和琴姐再一走，剩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呢？”



72. 淑华听淑贞的声音越来越凄凉，忙拦住淑贞说：“四妹放心，我决不抛下你！”  
淑贞激动地抓紧淑华的手：“我知道三姐不会丢下我，可我只能连累你，还不如象鸣凤……”



73. 淑贞面露惊慌地住了嘴。原来是陈姨太和王氏领着六娃子觉世，从假山后走过来。淑贞见了慌忙起身问候，淑华却只打了声招呼，仍旧坐在草地上。



74. 陈姨太和王氏平时就对淑华的言谈举止看不惯，此刻见淑华如此轻看她们，心中有些恼火。陈姨太故意找茬说：“三姑娘，你这样随便坐在地上，底下人见了，会背地笑话的。”



75. 王氏接过陈姨太的话头，把嘴一撇说：“三姑娘的脾气很象觉慧，从来不把礼教家法看在眼里。不过也还是小心些好，被你三叔、四叔看见，准骂你不懂规矩。”



76. 淑华本不想同陈姨太和王氏搭话，但越听越觉得两个人的话刺耳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公馆里不规矩的事儿太多了。三叔、四叔他们也没法管，再说，四叔给张碧秀买东西还忙不过来！”



77. 王氏被淑华激怒了，瞪着眼睛喊道：“你竟敢背地讲究起长辈来，也太没礼节啦！”淑华寸步不让地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，给张碧秀买东西谁不知道？逛花园那天四婶当时不也在场吗？”



78. 王氏被淑华说得张口结舌，脸一红一白的。淑贞心惊肉跳地拉着淑华，解劝说：“三姐不要说啦，快走吧！”她同绮霞一起将淑华拖到假山后面。



79. 不料王氏却追上来骂道：“你不要走，我非找大太太治治你这个丫头不可！”陈姨从后面赶上来帮腔说：“大太太把他们哥几个惯坏了，有老太爷活着，谁敢这个样！”



80. 淑华再也无法忍耐，咬着牙说：“你们只管去找。我不怕！别想象当年你们逼死大嫂那样来对付我，以后少跟我要鬼把戏！”淑华越说越气忿，连觉民来到身旁都没发觉。



81. 陈姨太气得想要破口大骂，见觉民站在跟前，便对觉民说道：“老二，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，她凭什么说我们害死你大嫂？还把这许多人骂在里面。你说说有这种规矩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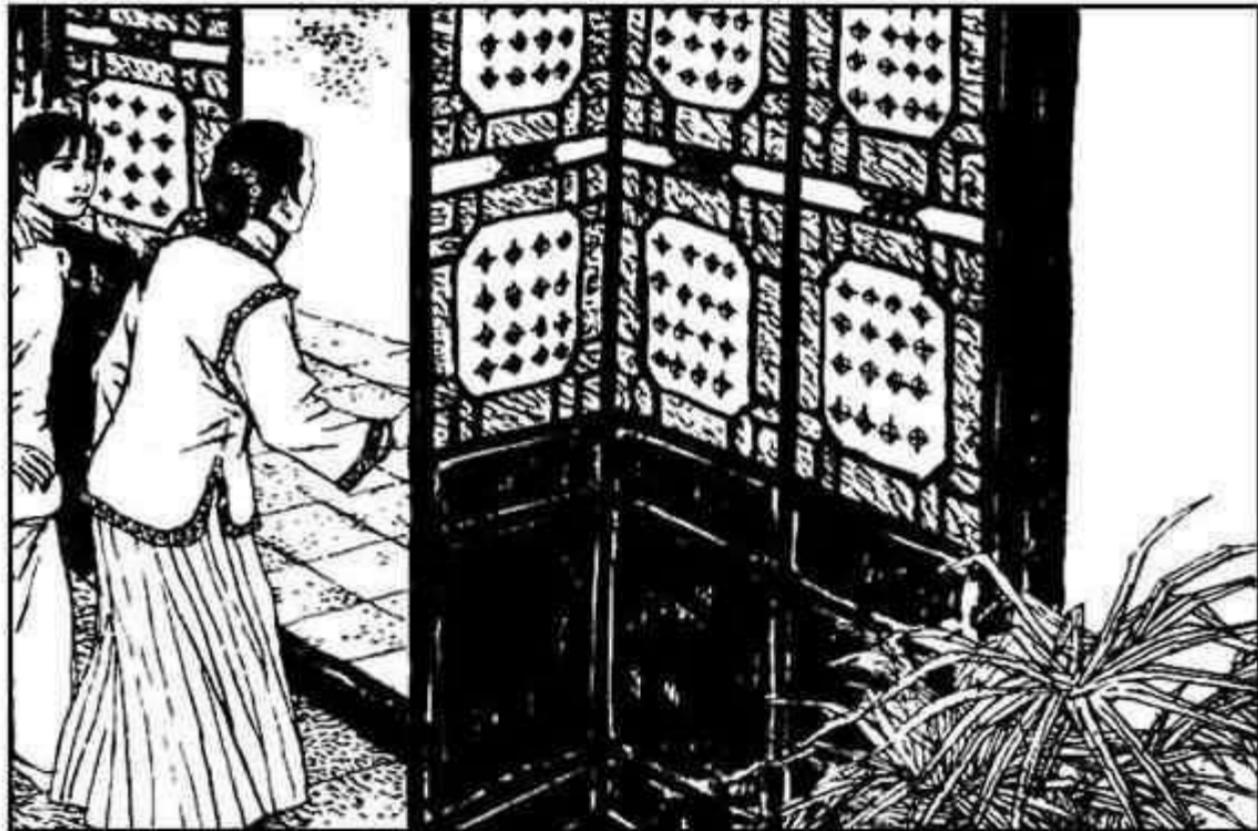
82. 觉民不由得沉下脸说：“我管不了！大嫂为什么死的，你们心里最明白。我不相信搞‘血光之灾’把戏的人还有脸讲规矩！”



83. 觉民的话说得简短有力，陈姨太和王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此时，觉民若无其事地挽起淑华的胳膊对淑贞说道：“四妹，我们到水阁去！”四个人转身走了。



84. 陈姨太和王氏眼巴巴地看着觉民几个人走远。过了一会儿，王氏才跺着脚说：“这个老二更可恶！陈姨太，咱们找大太太去论理。”陈姨太点头赞成，领着觉世离开花园。



85. 周氏吃过午饭之后，一个人呆得十分烦闷。正在这时，翠环笑着跑进来说：“大太太，大姑太太和琴小姐来了。”周氏听了喜出望外，连忙出门迎接。



86. 周氏来到门外，琴正扶着母亲跨上台阶。琴连忙给周氏施礼。然后亲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大舅母。”周氏却抿着嘴说：“琴，我可盼着你改嘴呢！”



87. 张太太明白周氏的意思，故意不出声。琴有些莫名其妙地问：“改什么嘴？”周氏答道：“叫妈呗！”琴一下子红了脸，撒娇似地缠着周氏不答应，使两个老太太和翠环一起笑起来。



88. 几个人说笑着走进屋，翠环忙去泡茶。周氏同张太太接着刚才的话题又说笑了几句。琴坐在一旁只是低着头偷偷地笑。正在这时，陈姨太同王氏满脸不快地领着觉世走进屋来。



89. 陈姨太同王氏本想进门就大吵一番，但是张太太屋里，只好压下气同张太太打招呼。这时，三太太张氏同沈氏也来看望张太太。屋里人虽然多了，但刚才的欢乐气氛却不见了。



90. 各位太太见过礼，便各自坐下边谈边喝起茶来。琴素来不愿同陈姨太这些人在一起，便问身后的翠环：“你看见三小姐没有？”觉世突然接过话说：“三姐刚才还在花园里吵架呢！”



91. 屋里一下子静下来，众人惊讶地望着陈姨太。王氏觉得正是好时机，便将花园的事添油加醋地学了一遍。然后威胁地说：“大太太要不教训觉民和淑华，我同陈姨太决不答应。”



92. 周氏不相信觉民兄妹会主动地找陈姨太她俩吵闹。所以她没直接答复王氏，却对张太太说：“叫我做继母的怎么办？今天就请你大姑太太作主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没二话！”



93. 张太太不了解内情，听了周氏的话，说道：“照四太太讲的，真该教训教训啦。先把他们找来问问。”正同琴低声讲话的翠环，抬起头对周氏说：“我去找！”周氏嘱咐她越快越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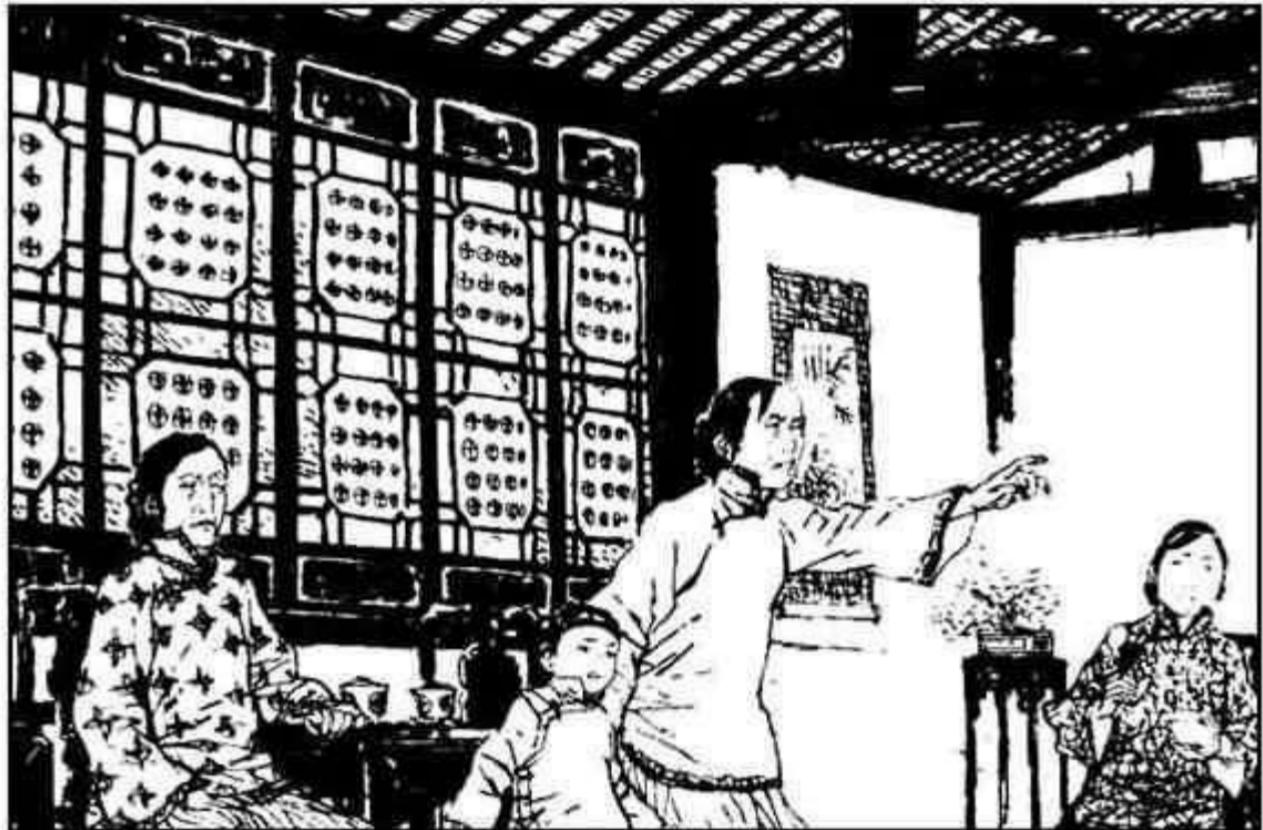
94. 翠环走后，屋里人各自想着心事，谁也不肯出声。过了好半天，翠环回来对张太太说：“找回来啦！”说罢，冲着琴点了点头。翠环话音刚落，觉民、淑华同淑贞、绮霞出现在门口。



95. 屋里的空气立刻显得很紧张。觉民同淑华给张太太行过礼后，便站在门旁，淑贞和绮霞朝琴走过去。这时，周氏问道：“听说你们哥俩在花园骂了陈姨太和四婶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

96. 觉民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同三妹谁也没有骂人。”陈姨太插嘴喊道：“怎么没有骂？说谎不得好死！”淑华听罢涨红脸说：“长辈不象个长辈，就算骂了，又能怎么样？”



97. 王氏听了淑华的话，象被蝎子蛰了一样，跳起来喝道：“你少胡说！哪个长辈不象长辈，你要讲清楚。”淑华刚要答话，觉民拦住她说：“三妹，让我来说。”



98. 淑华的话激怒了张太太，她打断觉民的话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跟长辈说话？做侄女的该有做侄女的规矩……。”淑华抢辩道：“姑妈，我没有错，长辈也不能倚老卖老地胡闹！”



99. 张太太板起面孔，说：“你不要跟我争，听我的话给陈姨太和四婶陪个不是，不然你妈说过，我可要责罚你！”不料，淑华毫不让步地说：“那就请姑妈责罚好啦。”



100. 淑华倔强的表现，引起屋里人们一场骚动。琴和淑贞、翠环、绮霞都为淑华担心；觉民却为淑华的大胆感到高兴。只有沈氏怀着恶意，希望淑华说出更锋利的话。



101. 张太太感到意外。她瞪了淑华一眼，猛地站起身来，屋里的空气又紧张起来。但淑华却一点也不紧张。这时，觉民十分冷静地说：“姑妈，我有话说。”



102. 张太太将脸转向觉民问道：“淑华这样不懂事，你还要替她说话吗？”觉民扫了众人一眼答道：“姑妈要责罚三妹，应该先弄清事非才对。”张太太赞成地说道：“那你说说看。”



103. 觉民等张太太坐下，说道：“姑妈，您想想，三妹会无缘无故地骂陈姨太和四婶吗？她们故意和三妹过不去，反过来却说我们做小辈的没有规矩。这能说是三妹的错？…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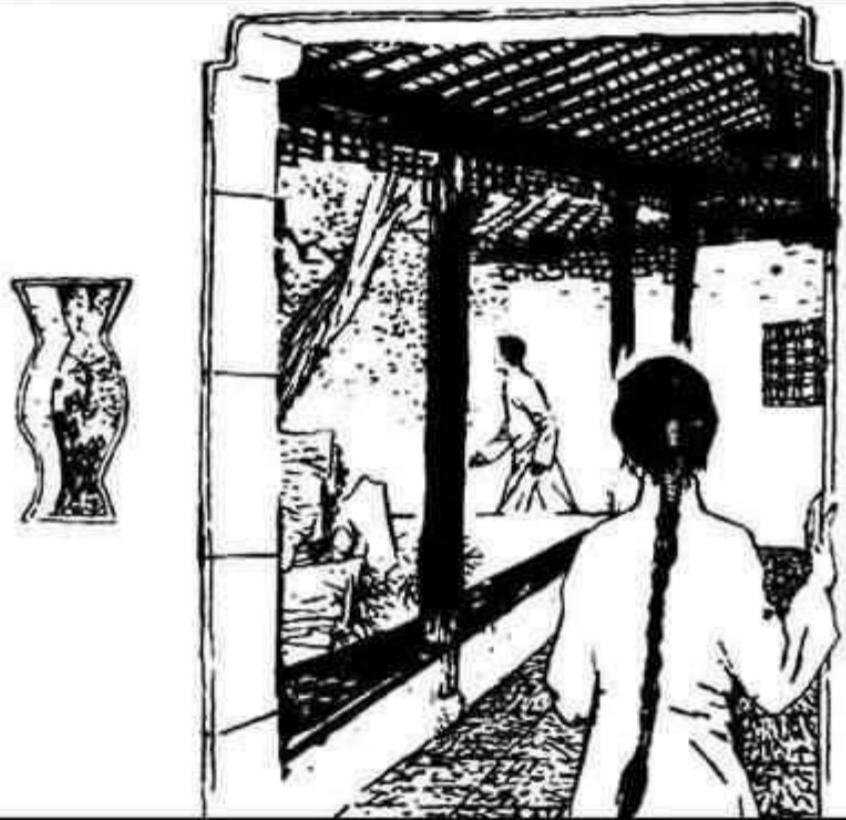
104. 王氏不等觉民把话说完，提高嗓门喊道：“姑太太，我们不听废话。你要是管不了，我去找三老爷和大少爷。”翠环告诉王氏，三老爷身体不好。王氏又催翠环快去找觉新。



105. 自从将蕙安葬以后，觉新心情始终不好，许多无法忘记的往事，使他越发苦闷。特别是今天，他在外婆家无意中发现枚表弟咳嗽带血。使他感到十分吃惊。



106. 觉新回到家后，要把枚的病情告诉母亲。这时，翠环迎面拦住他，将陈姨太同王氏正在大太太房里吵闹的事讲了一遍。最后担心地说：“四太太让我找你，我看大少爷还是躲躲好！”



107. 翠环的话使觉新十分感激，他望着翠环焦虑不安的样子，说：“我不去她们会缠着母亲、二弟和三妹闹起来没完的。”说罢转身就走。翠环心里暗想：“大少爷为别人受的苦太多啦！”



108. 觉新刚一走进屋，王氏立刻站起来喊道：“大少爷来得正好，你说说看，象老二和三女这样目无尊长，要是不严加责罚，我们的家风非败坏在他们手里不可。”



109. 觉民不等觉新开口，说道：“我们并没有孝服不满就讨姨太太、玩佣女、闹小旦。究竟是谁败坏家风？是谁给祖宗丢脸？难道非要逼我说出来吗？”陈姨太和王氏被问得哑口无言。



110. 觉民接着把话锋一转：“三妹提到害死大嫂的事。姑妈，是谁用‘血光之灾’的鬼话逼走大嫂？又不让大哥去照料？你是知道的。为了说真话而受责罚，天下没有这个道理！”



111. 觉民的话说得屋里人心中十分不平静。琴同淑华和淑贞眼里闪着泪花，连沈氏也暗暗点头；只有陈姨太和王氏撒泼似的骂个不停，说觉民诬赖好人。



112. 觉民脸色突变，猛将目光扫向陈姨太和王氏。几乎是同时，觉新扑倒在张太太脚前哭诉道：“二弟和三妹没有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该死，……我不活了……你们打死我吧……。”



113. 觉新这突然的举动，使屋里的人一下子都站了起来。觉民、淑华和琴忙跑上去拉起觉新。张太太借机吩咐他们把觉新送走。来到屋外，觉民让觉新他们先走，他在一扇窗前停住脚。



114. 觉新由淑华同琴陪着回到自己屋里后，精神好了许多。琴怕陈姨太和王氏再找上门来闹，便告诉淑华：陪觉新到花园水阁去散心。她自己留下来等觉民，然后再去水阁找他们。



115. 觉民等陈姨太和王氏走后，便到觉新的卧室来看望觉新。刚走到门口，琴从屋里走出来，问：“二表哥，陈姨太她们走了吗？”觉民点点头，说：“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

116. 琴对觉民说：“我让大表哥到水阁去等我们，免得再有人闹。”觉民赞许地笑着说：“你倒想得周到。刚才母亲吩咐，今晚要在水阁请姑太太和你吃酒。”两人边唠边朝花园走去。



117. 天渐渐地黑下来。琴和觉民走进竹林小路，她望着觉民的脸说道：“二表哥，今天你的话说得真有力，不然陈姨太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呢！……不知道你是否生母亲的气？”



118. 觉民停住脚轻轻抓起琴的手，说：“琴，我恨透了家里这些人。今天要不是姑妈在这儿，我还有更好听的。”琴依在觉民身上说：“我们还是到上海去好。”



119. 觉民听了琴的话，心里涌起一股爱的激情。他望着琴闪着热情光芒的眼睛，情不自禁地在琴的脸上吻了一下。琴并不躲闪，一种充满幸福的感觉，使琴将头轻轻偎在觉民的胸前。



120. 觉民同琴拉着手，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心情走出竹林。此时，一轮明月刚刚升起，微风吹过湖面，满湖荡起一片片银波。两个人在石曲桥头站了一会儿，便朝水阁走去。



121. 觉民和琴来到水阁时，酒席已经摆好，张太太和周氏正同觉新气急地谈着刚才的事。这时周贵慌张地跑进来说：“太太、少爷，我家枚少爷突然吐起血来，老太太请你们快去。”



122. 周氏同觉新赶到周公馆时，周老太太、陈氏、徐氏和枚少奶正望着躺在床上的枚流泪。陈氏告诉周氏和觉新，枚在冯家喝完酒回来，被周伯涛骂了几句，便吐起血来。



123. 觉新走到床前，枚从昏睡中睁开眼，说道：“大表哥，你……真没想到会……我怕是不行了，只是苦了少奶奶……。”说着流下泪来。觉新忍着泪劝慰道：“不要怕，你会好的。”



124. 陈氏已经没了主意，要觉新帮着想办法。这时周伯涛走进来说：“罗敬轩没有在家。”觉新忙说：“大舅，请个西医好吗？”陈氏立刻赞成说：“对，让觉新去请法国医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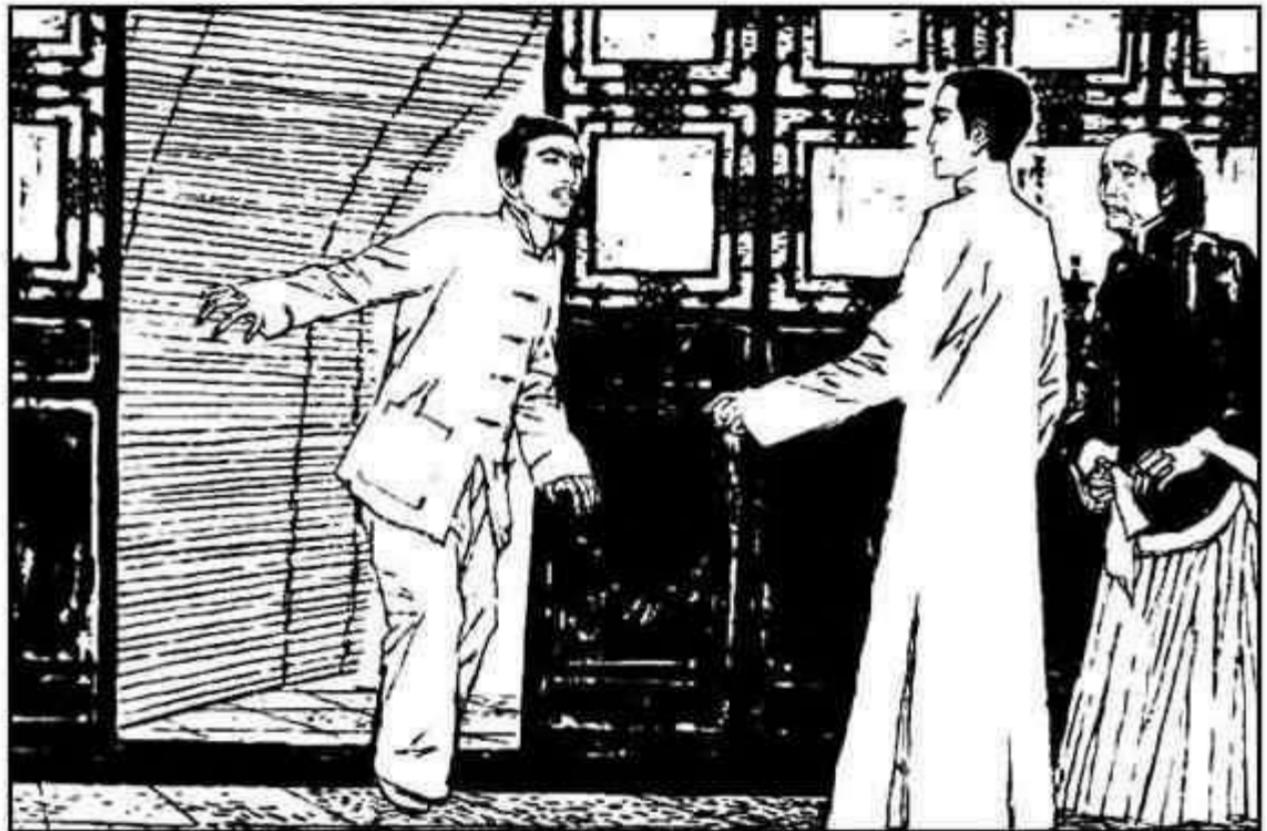
125. 周伯涛突然沉下脸，对陈氏厉声喝道：“不行！蕙就死在他的手里。我已经派周贵去请王云柏啦。”说罢，一甩袖子走出门去。



126. 刚刚昏睡过去的枚猛地从床上支起身子。惊愕地望着屋门喊了一声，便伏在枚少奶的腿上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。枚少奶吓得托着丈夫的头放声大哭，其余的人慌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127. 人们正手忙脚乱，芸进来报信说：“王云伯先生来了。”等王云伯走进屋时，枚已经昏了过去。王云伯诊过脉开了个方子。陈氏忙喊来周贵，叫他连夜快去抓药。



128. 周贵走后，觉新对周老太太说：“枚表弟得的是肺病，一定要想法请西医……”  
觉新话没说完，袁成满头大汗跑进来说：“大少爷，家里出了人命了，让你马上回去！”



129. 原来沈氏从周氏屋里回来时，见克定在王氏卧室里，两个人鬼头鬼脑地在低声核计着什么。沈氏心里疑惑，但又不好闯进屋里去查问，只好回到自己屋里。



130. 一会儿，克定回来翻箱倒柜地找分家契约。沈氏追问丈夫在四嫂房里嘀咕什么，克定却瞪着眼睛不承认。沈氏认定丈夫同王氏在打她的鬼主意，便同克定吵闹起来。



131. 克定被沈氏闹得心头起火，一顿拳脚把沈氏打倒在地上。淑贞闻声跑来劝阻父亲。克定正在气头上，回手给了淑贞一个耳光。然后他告诉妻子和女儿，他找克明有大事，等回来再跟她母女算帐。



132. 克定同克安一起去找克明，沈氏悄悄跟在丈夫身后走出门去。淑贞伏在桌上哭了一会儿，一个早就隐藏在心中的念头，使她冲出门朝花园跑去。春兰觉得淑贞脸色不对，忙追赶出去。



133. 克安和克定走进克明的卧室，克明刚刚拿起药碗。克定不等克明问话，便告诉克明：因为灾年歉收，他已经同克安将公馆卖了。买公馆的人半月内来要房子，各房要抓紧搬家。



134. 克明听了这做梦也想不到的事，震惊得将药碗跌碎在地上。克明抓起克定递给他的卖房契约，气得眼前发黑喷出一口鲜血，倒在沙发上。张氏扑过去声音嘶哑地呼叫起来。



135. 沈氏正伏在克明的窗外看着屋里的事情。突然，春兰哭叫着跑来。沈氏忙迎上去。春兰跺着脚说：“四小姐跳井啦！”沈氏听了，险些瘫在地上，跌跌撞撞地朝花园跑去。



136. 沈氏来到花园，觉民已经同淑华和琴帮着佣人，将淑贞捞了上来。沈氏发疯似的分开众人，扑在淑贞湿淋淋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起来。



137. 这时，觉新同袁成来到了井边。被琴和淑华从地上拉起来的沈氏，抓着觉新的手哭诉事情的经过。觉新流着泪安慰沈氏一番后，便同觉民抬起淑贞，走出花园。



138. 觉新哥俩将淑贞放在她自己的床上，望着淑贞被痛苦折磨扭歪的脸，落下泪来。过了好一阵，觉新强忍住悲痛，叫琴和淑华给淑贞换衣服，他同觉民和袁成到外屋商量该办的后事。



139. 觉新向袁成交待明白该办的事后，正想回去休息一会儿。突然，翠环惊慌失措地跑进来说：“大少爷，三老爷今夜里得了急病，说有要紧事跟你商量，让你马上去！”



140. 觉新手忙脚乱地跑到克明床前，见克明躺在床上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张氏和觉英流着泪站在床边。觉新忙轻轻走上前，呼唤道：“三叔，我来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


141. 克明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把克安和克定背着他卖公馆的事告诉了觉新。觉新听了这话惊得目瞪口呆，好半天才说出一句：“没法挽回了吗？”克明摇头说：“只好等着搬家了。”说着又吐起血来。



142. 克明平静下来后，说道：“觉新，我怕是活不几天啦，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三婶和觉英。淑英我是看不……觉英快给你大哥嗑头。”克明说到这里，流下泪来。



143. 觉新含着泪掺起觉英，说：“三叔尽管放心。”克明点着头说：“翠环是个好孩子，我作主将她许配给你。我死后她也有个依靠。”说罢叫翠环给觉新行礼，觉新连忙还礼。



144. 觉新被一件件突然袭来的打击闹昏了头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克明的，他只感到极度疲乏，他似乎觉得他的全身和他以全身支撑的高公馆，都要散架了似的。  
(完)

# 秋

原著者：巴金      出版者：人民美术出版社  
改编者：高铁林、王力军      (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)  
绘 者：杨雨青等      发行者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
封面绘者：波人      印刷者：天津建新纸制品印刷厂

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     印数：1—66000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     印张：4 5/8

统一书号：8027·9551      定价：0·59元